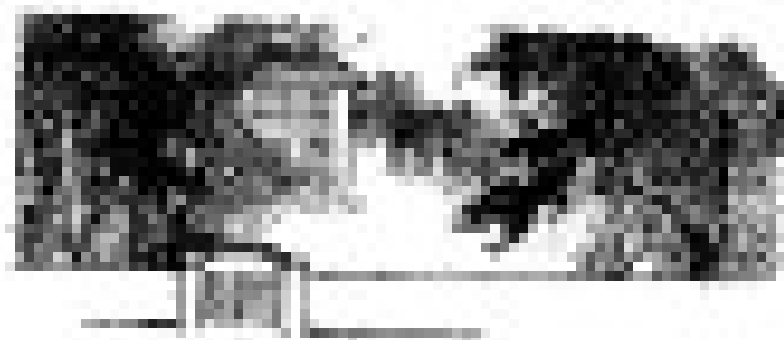




开学前几天

周 作人

开明书店出版



开学前几天

程 玮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开 学 前 几 天

程 玮 著

龚韵文 绘画装帧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2.5 字数 37,000

1977 年 1 月第 1 版 197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65,000

统一书号: R10024·3563 定价: 0.17 元

目 录

- 一 谁干的坏事 ····· 1
- 二 金老师把他放走了 ····· 10
- 三 教室里的“战争” ····· 19
- 四 “你们不脸红吗?” ····· 28
- 五 “军人”也有倒霉事 ····· 37
- 六 一个值得争论的问题 ····· 45
- 七 闪闪发光的東西 ····· 54
- 八 教室里变样啦 ····· 62
- 九 从四面八方奔来 ····· 71

一 谁干的坏事

扳着指头算算吧，再过七八天，暑假就要过去了。就是说，马上要开学啦！

这天早晨，姜林和几个同学兴冲冲地到学校来了。学校传达室的门开着一小缝，里头传出“笃笃”的声音。大概老校工叶爷爷正在敲什么东西。姜林用肩膀撞开门，一头冲了进去。

“叶爷爷，你好！”姜林是个有礼貌的孩子，还没看见叶爷爷，就恭恭敬敬地打起了招呼。

叶爷爷正蹲在地上钉一块木板，一听到姜林的声音，他“呼”地站起来，一开口就把姜林吓得撞到南墙上：“少跟我来这一套，你们昨天还没闹够吗？”

姜林象当头挨了一棒，连话也说不清了：“叶爷爷，你，你弄错了。我们，我们没有呀！要不信，你砍了我的头！”

“你们把后门弄成什么样子了？你们这些败家子！”叶爷爷越说越火，嘴唇一个劲地抖着。

跟在姜林后头的同学害怕了，一步一步往门外退去。姜林大声分辩着，讲一句往后退一步：“叶爷爷，我拿我的头保证，我……”“砰”，门带着一阵风，擦着他的鼻子关上了，里头响起“吱吱嘎嘎”的插铁销子声音。

好象被孙悟空使了定身法一样，门外的几个人摸着头，抓着耳朵，站在原地一个劲地发起呆来。

真正是冤枉透顶了。姜林他们可不是那号成天上树翻墙的角色。人家一肚子热心肠，却到这儿碰了一鼻子灰。

让他们来碰一鼻子灰的，是他们学习小组的组长丁冬。昨天小组活动时，丁冬说，在开学的前几天，学校里有很多事情等着人去做，粉刷教室啦，修理课桌椅啦，叶爷爷一个人可忙哩。我们应该到学校去，帮着叶爷爷，把教室整理得清清爽爽，整整齐齐，迎接新学期。

今天早上姜林去等他，他正在家里收拾锄头、钉子什么的。他推着姜林说：“你们先去吧，叶爷爷是个好爷爷，一定会开开大门欢迎你们的。”好一个好爷爷，他是怎么“欢迎”姜林他们的？大喉咙、门板，外加“吱嘎吱嘎”的铁销子，还差点把姜林的鼻子也撞下来。

这时，丁冬快快活活的声音响起来了：“喂，怎么象木头一样竖着，快进去呀！”

姜林摸摸鼻子，鼓着嘴巴说：“进去个屁呀，鼻子也给撞下来了！”

“哦哟哟，情况严重！来来，我有锄头、钉子，我来给你把鼻子钉上去。”丁冬扬着锄头蹦了过来。

这个丁冬呀，天生就是一副调皮的长相。他的鼻子、眼睛一点儿都不肯安分守己地呆在自己位置上。两条眉毛不守纪律地向上翘着，大概想趁主人不注意时偷偷地飞到额角上去。还有那个鼻子更加成问题，调皮地向上翘着，真该用锄头狠狠敲一下才合适。

姜林他们象找到了出气筒，冲着丁冬叽哩呱啦地嚷起来。丁冬一句一句听着，到后来，他的眉毛飞到额角上去了：“这是谁干的？走，看看去！”

丁冬把锄头往裤子袋里一插，沿着学校旁边的小河大步大步地走着。

他们的学校不很大，可是，即使你把世界上本事最大的画家请来，也画不出他们学校真正的美。

那座绛红色的楼房，那一排排白粉墙的教室，现在正静静地躺在树荫里休息。再过几天，它们就要被清脆的铃声唤醒了。在那里，又将发出欢乐的歌声、笑声和象流水一样的读书声。这声音，象欢乐的小鸟一样飞上高高的蓝天，洁白的云朵载着它，悠悠向东飘去；这声音，又象金色的鲤鱼一样跃入校园边的小河，清冽

的河水载着它，哗哗向东流去，流呀流呀，和白云一起，把这声音捎到太阳升起的地方去。

突然，姜林低一声高一声地叫起来：“丁冬，丁冬，快来看呀！”

丁冬抢上几步一看，一股火气从脚底一直窜到头顶。学校的后门，本来好端端的，连只小鸡也钻不过。现在可好，这么大一个洞，随便什么人，都能毫不费劲地钻进去。丁冬正想弯下腰看看。突然从洞里发出一阵悉悉索索的声音。这声音越来越近，越来越响了。

“小偷！”丁冬轻声说。

“是狗！”姜林肯定地说，“不信，你砍我的头！”

丁冬退后两步，伸出手，随时准备扑上去。姜林手里拿了块石头，身子紧紧地贴在墙上。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，紧张地等待那个神秘家伙的出现。

出来了，出来了，一蓬黑乎乎的头发出来了。

这不是狗，是个人。姜林手里的石头扔掉了。

“是小偷！”丁冬微微地蹲下身子，好象一颗马上要出膛的子弹。

整个脑瓜都伸出来了。虽然这个脑瓜脏得象踢在污水坑里的足球，可大家还是认出来了，这是他们的同班同学张大军！

“张大军！”象谁喊了口令一样，几条喉咙一起响起

来。

张大军着实吓了一跳，他做梦也没想到门外摆出这么个阵势在等他。他翻白着眼睛看看这个，瞅瞅那个，两只手扳住门，使劲一蹬腿，象条泥鳅一样窜了出来。

张大军的样子挺可笑。他的脑门和脸上满是灰尘，被汗水一冲，一道黑、一道白；鼻子尖好象在煤堆里嗅了一下，沾了一鼻子黑灰。

大家咧开嘴，哈哈地笑起来。

张大军是班里力气最大、个头最高的一个，他从来不把别人放在眼里，常常以“军人”自居。当他明白了大家笑的原因以后，不但不难为情，反而得意洋洋起来。他又开两条腿，拍拍胸脯说：“军人嘛，脸上脏一点有什么关系？”

丁冬忍着笑，有点讽刺地说：“那么请问军人，你大清早到这儿来干什么？”

张大军楞了一下：“军人嘛，总归有点军事秘密，这个你可管不着。”

丁冬一步也不放过他：“昨天晚上有人把这门弄破了，钻到学校里，你知道是谁？”

“军人嘛……”张大军突然觉得自己成了被审问的人了。嘿，我是你们审问的吗？他狠巴巴地吐了口

唾沫，“军人嘛，你们没资格审问。”他推开周围的人，象从弹弓里射出去似地跑远了。

“军人嘛，”姜林学着他的口气说，“怎么象小偷一样逃了？”

丁冬看着他的背影，奇怪地说：“看他跑得多快呀，象火烧着了他的屁股一样。姜林，你说这是为什么？”

大家刚刚静下来，那个悉悉索索的声音又响起来了。

这又是什么人？

几双眼睛又一起盯住洞口，等着再冒出一个黑乎乎的大脑袋来。

可是，悉悉索索的声音响了好一阵，却不见有人出



来。丁冬刚刚蹲下身子，就看见一双布满青筋的大手在洞口比划着。哦，是叶爷爷吧？

丁冬猜准了，正是叶爷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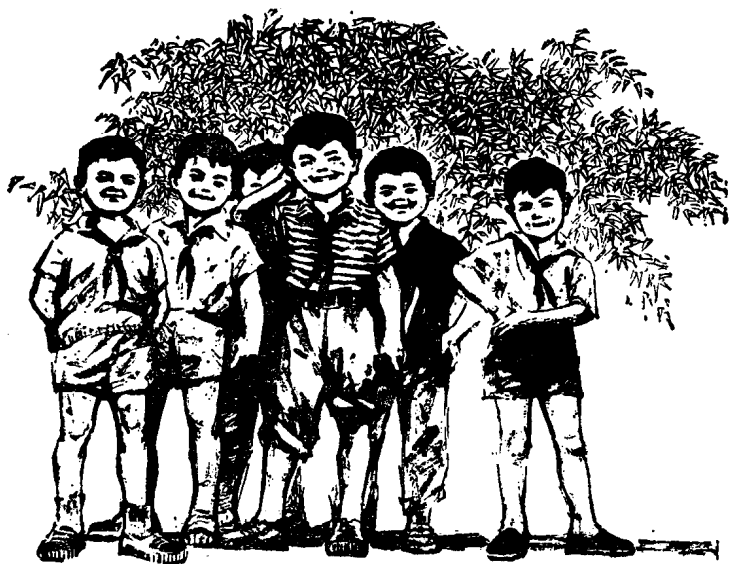
叶爷爷的头发已经白了，紫酱色的脸上，就象常见的地图一样，横一道竖一条地布满了皱纹。额角上的皱纹使他成了一个非常严厉的老头子。而眼角上的几条皱纹，又常常使他露出象太阳公公一样亲切和气的笑容。

叶爷爷把一块木板放在破洞上，费力地腾出右手拿起榔头。可是，那只按住木板的左手怎么也不能握钉子了。

叶爷爷正在为难。“叮咚，叮咚”，随着一阵连珠炮一样的榔头声，门轻轻地震动起来。叶爷爷心里一喜，扔下榔头，双手扶住木板。门里门外配合得那么好，就象事先打过电话一样。不一会儿，门就修好了。榔头声刚停，叶爷爷呼啦一下把门拉开了。

门外，一字溜地排着五六个孩子。中间的丁冬一





手捏着锄头，一手擦着头上的汗。叶爷爷张开手臂，把他们全部搂在怀里。他喃喃地说：“刚才错怪你们了，你们都是好孩子。”他转身关上门，“走，跟我去看看。”

丁冬他们跟着叶爷爷走进了自己的教室。看看，这三年级一班的教室象什么样了？干脆叫垃圾箱得了。课桌、课椅七歪八斜地倒来倒去，这个胳膊压着那个大腿，这个身子压着那个身子。讲台里的东西也好像长了腿，都跑了出来，粉笔头满地都是，黑板擦飞到畚箕里，扫帚竖到窗台上，简直叫人不想看。

前几天，教室的墙壁都刷过了，到处是雪白雪白的，象新的一样。现在可糟了，墙上用铅笔画着一个威武的将军，将军的胸口挂满了奖章，长的、方的、扁的、圆的，把人的眼睛都看花了。

“这是谁干的？”

“这个样子怎么能上课呢？”

“简直象坏人干的！”

大家都气极了，一齐嚷嚷起来。

“这是我早晨在教室里捡到的。”叶爷爷从工具袋里拿出一只塑料鞋。这只塑料鞋是灰色的，旁边裂了一张嘴，不是张大军的，还能是谁的？

丁冬气冲冲地喊：“简直是破坏，把他抓到金老师那儿去！”

二 金老师把他放走了

暑假刚开始，金老师就病了，一直在家里休息。

金老师五十多岁了，她当年教出来的学生，恐怕现在嘴上都长胡子了。金老师自己那一头齐耳朵长的短发，也早已花白了，就象给谁在上头撒了一层粉笔灰一样。班上的几个女同学来看了她，刚刚走出门。她站在窗口，一直看着她们的背影在转弯处消失了，才在靠墙的藤椅上坐下来。她把头靠在椅背上，闭起眼睛，静静地坐着。

丁冬、姜林、张大军……，班上一个个同学在她眼前闪过。

每年这个时候，是金老师最忙、最愉快的时候。检查学习小组情况啦，跟同学们一起活动啦，忙得连饭也来不及吃，觉也睡不安稳。今年可不行喽，随着白头发的增多，身体可大大地衰退啦。

金老师轻轻地叹了一口气，伸手端起茶杯。突然，一阵吵吵嚷嚷的声音由远到近，传到金老师耳朵里。金

老师一惊，茶杯里的水不知不觉泼了出来。听声音，她就知道这是她班里的学生在吵。那个高嗓门是丁冬，一口一个“砍了我的头”的是姜林，“军人军人”不断口的是张大军。到底出什么事啦？



没等金老师站起来，门口象一阵急旋风一样冲进来一群孩子。

打头的是丁冬和姜林，他们俩一左一右夹着张大军。后面，丁冬学习小组的同学一字溜排开，个个脸红气粗地，就象要打架一样。

丁冬气喘吁吁地说：“金老师，我们把张大军抓起来了！”

张大军梗着脖子不服气地说：“干嘛抓我，有什么理由？”

金老师还没弄明白，几个吵吵的声音把她的耳朵也震聋了。

“你自己想想！”

“什么军人，象国民党遭殃军！”

“破坏分子！”

金老师一声不响地坐在藤椅上。等他们肚子里的气出够了，能说的话全说完了，自动停了火，她才慢悠悠地开口了：“你们自己看看，都成什么样子了？”

大家知道金老师的脾气，慌忙低头检查起自己的衣服来。丁冬把海军衫扯扯直，把红领巾拉拉好。姜林把踩在脚后跟的塑料鞋子穿好。只有张大军笔直地站着，眼睛看着屋顶。

金老师走到张大军身边，把他短袖衬衫的纽扣一粒粒扣好，轻轻地说：“看你，还是个军人呢，连扣子都不扣好。”

张大军气鼓鼓地告了一状：“是他们拉下来的！”

这句话又象点着了火药引线，屋子里爆炸开了：

“你为什么不老实坦白？”

“跟你一起干坏事的还有谁？”

“你说！你哑巴了？”

金老师微微皱起眉头，她拿过两块毛巾说：“都出去把汗擦擦干净再说。”

丁冬他们暂时停火，接过毛巾出去了。屋子里只剩下张大军，他象根柱子一样竖在那里，低头倔脑的。

金老师知道张大军的倔脾气，塞给他一块毛巾，把自己想喝的那杯茶递给张大军，和气地问：“张大军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他们没理由，他们抓我。”

“你把事情说清楚些。”

“他们没理由，他们抓我。”张大军翻来覆去地嚷着这两句话。

“金老师，你听我说。”丁冬一头闯进来，劈里啪啦地讲起今天早上他们到学校去碰到的事。

金老师静静地听着，心里渐渐明白了。她看看张大军，问：“这事情是你们干的吗？”

张大军不吭声，他的脸一下子红得象只烧红的大虾，一下子又白得象他身后的墙壁。

金老师不紧不慢地问他：“你知道课桌、椅子是怎么来的吗？你知道我们的教室、我们学校的红楼是怎么来的吗？”

“我要知道这些干什么？”张大军嘀咕了一声，其实他还有一句话咽到肚子里去了：“我长大了又不想干这